



我旅美20年的感言

時間如流水，一晃來美國 20 年了，20 年前的初秋我帶著 6 歲的女兒來美國芝加哥與女兒母親團聚，沒有想到一晃就是 20 年。國內的親戚朋友們都在問一個同樣問題，美國有啥好的你一晃就是 20 年？我說美國環境好、空氣好還有的就是沒那麼浮躁和相對自由些。

在美國的 20 年里可以說，有快樂、有寂寥、有收穫，也有遺憾。是甜酸苦辣什麼都有滋味。生活過的平淡，但很充實，在窮人眼里我們比他們強些，在富人眼里我們是窮人。回想起剛剛來到異國它鄉的時候，忍辱負重的打工，廢寢忘食的求學，棄而不捨的找工作，一步一個腳印的走過來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更加體會到有啥別有病，缺啥別缺錢的滋味。雖然錢不是萬能的，但沒錢那是萬萬不能的。

其實窮也好富也好，重要的是開心就好，有錢的開着游艇去看日出，我們沒錢的開着舊車追日落也開心。旅美 20 年里，我在大學里上過學，餐館里打過工，商店里賣過貨，學校里打過雜，自己創過業（回國創業）。目前在美國給國內單位在美國的機構打工，打工的過程中有過勤奮，有過懶散，總的說來都是努力的，因為今日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。在美國住過三個州，搬過 6 次家（其中三個家是房客，三個家是房奴），20 年買過 12 輛車（其中 9 輛二手車，買新車就當上了車奴），當奴隸的負擔是最重，女兒在美國上小學、上中學、上高中，基本上不用花錢，都是公立學校，可上大學特別美國綜合排名至 20 名之內大學，要花 10—20 萬美元。現在，女兒大學畢業了走上獨立生活。夫人也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在美又獲信息管理的碩士學位，經過 20 年的闖蕩和拼搏，基本上過上相對穩定生活。過去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同事問我，來美是不是後悔了，不來美國在國內該是個司局長了。因為來美前我已經是副處長了，按現在的話說就是早期的“海歸”，因為 80 年代中期我就在意大利留學，獲碩士學位後就回國工作，如果留在機關里應該是司局級幹部了。不過自己選擇旅美的路就不後悔，但有遺憾，就是失去一個機會，不是當官的機會，那就是孝敬父母的機會。在我們出國期間我失去了慈祥的父親，夫人失去了可愛的母親，我們都為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機會感到終身遺憾。

還有同學問我在美國過的幸福嗎，我的感覺挺幸福的，我對幸福理解是幸福是一種感受，我的感受就是快樂過好每一天，然後將每一天加起來就是幸福。家庭的幸福還要感謝夫人的大度和謙讓。我常常比喻夫妻就像一雙筷子，誰也離不開誰，但是我們能甜酸苦辣一起嘗。

我想一個人快樂的時候就帶上魚杆到海邊去釣魚，豐富自然資源常會讓你有收穫。即有上魚時的快樂，也有品嚐“野魚”美味。

我想讓全家人快樂的時候，我就做上一桌拿手好菜，讓全家人品嘗解饑。當然這要歸功于我在餐館打工的經歷。

我想讓更多人快樂的時候，我就在不同聚會場合給大家講笑話，說相聲，不小心已在華府華人春節晚會上說了三年相聲。我相信快樂是傳染的，我要將我的快樂傳染給更多的人，歸也好不歸也好開心就好，看看我說的相聲會讓你笑。（作者：老玩童）

歷史上美麗痴情女子的十二種結局（連載四）

案例十：十八春——王寶釧

女人能有幾個十八年呢，最好的時光怎麼過的呢？

王寶釧，唐代的著名牌坊，被男權社會用虛無的光環，借以掩飾自私與卑劣。

隱隱有一種聲音在浮現——女人要像王寶釧那樣，十八年保持同樣的姿勢，一定會有苦盡甘來的那一天。

王寶釧的結局是傳統式的大團圓，與薛平貴夫妻相認，和代戰公主共事一夫，簡直就是千古美談——可惜，十八天後，王寶釧死了，沒能將這種虛偽的美滿進行得更為天長地久。

而這十八天的榮華富貴，對薛平貴來說，是卸下了良心上的一個枷鎖，如果他還有良心的話。

他們都說，王寶釧掙脫了封建牢籠，反抗家長權威，追求自由愛情，可歌又可泣。我覺得，歌就不必了，泣倒是必然的。怎么不哭呢，以為自己找到了良人，卻誤了終生，他確實成了氣候，但不屬於她，她犧牲了自己，到頭來，不過是場夢。

她的死，絕對不是願望得償後的含笑合眼，而是，發現自己堅守的信仰可笑地碎了。

現在，仍然有留守女士的悲劇，贈了錢財送情郎去他國求學，一年半載後，那邊捎話來，對不起，我有了新歡，你不必再等。

案例十一：始亂終棄——鶯鶯

寫下“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”這一名句的是才子元稹。我要說的是以元稹為原型的《鶯鶯傳》，與王寶釧改寫的才子佳人大團圓的喜劇不同。這是一出元稹始亂終棄的悲劇，更讓人不齒的是，元稹還在文章里為自己開脫。

他說鶯鶯是尤物，不禍害自己，定禍害別人。我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，跟她斷絕關係。

鶯鶯並沒有挽救自己注定成灰的愛情，她知道自己一着不慎，滿盤皆輸，不該抱枕而去，以至再不能光明正大做人妻，但她沒有露出恨意，甚至去信，囑元稹好好生活，不用牽挂她。

這是一種悲涼的清醒，她願意賭服輸，另嫁他人，終身不再見張生，她看着自己的愛情成了廢墟，掩埋了這些，淡出了。倒是元稹還很無恥地追憶着，因為這個女子沒有糾纏他，很安靜地走開了。有一些類似于張愛玲對胡蘭成的態度。

無論是封建社會的唐朝，還是公元 2003 年的今天，同居對於女子始終弊大於益，除非一開始就不想要結果，否則，最好還是不要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，與一個男子演繹現代版西廂記。（待續）



案例十二：鶯鶯的胸襟——鶯鶯

每年清明降臨的時候，頗有閑情逸致的幾位文友，都要邀約到西山去賞桐花。他們說桐花雪里透紅，最容易讓人想到自己的紅顏知己，共度的美好時光，激發妙不可言的詩興詩情。確如其言，在雨落無聲的山坡，春風戲弄着淡淡的霧，一簇簇的桐花，就像一個膚色白里透紅的少女，含淚的笑着迎你而來。那紅白交融的視象，你不看倒也罷了。看着真叫人又愛又憐，惹人想象。

雨紛紛的天氣，撐着雨傘來觀賞桐花，別有一番妙趣的，“多好的桐花……”有人贊嘆着。的確，西山的桐花似乎比往常要開得熱鬧些，上坡的壯漢少婦，或是稚男幼女，走到這裡都要翹首觀賞，咂摸着桐花的香息，面露愜意。我讀着東風輕舞韶華的桐花，她訝然一聲凋枝的花朵，心情一來是激動一半是惆悵。細雨依舊，落花零落。我輕輕地走到油桐樹下，俯身拾起一朵落花放在掌心，靜靜地讀，痴迷地看，瞳孔背後似乎有潮聲在喧響。

零落的花朵使我想起了我的亡妻——一位賢慧的女人，一位百花的知音和護花使者。家里四面陽臺光照很好，與花結緣的她，閑暇之時便買了各種花卉來侍弄，澆水、添肥、剪枝、換土、插枝，忙得不亦樂乎。尤其是盛夏或寒冬季節，還要根據花卉的特性，做好防曬降溫和取暖防凍工作。於是把花搬出陽臺再搬進陽臺，反復的折騰，既麻煩又累人。可她卻哼着小調，看她那樣子，真是累得快活。

花草亦有靈，只要人對它付出汗水和感情，它便要回報人一種美麗和芬芳，以求兩心相悅。因為家有賢妻，廣結花緣，家室四季花團錦簇，香馨盈然，我倒是受益非

淺，享了不少艷福。尤其是花激靈感，香潤慧心，推物入文，更使我的文字大有長進。這樣的幸福時光，如同踏雪尋梅的逸致，梅花三弄的韻事，美麗得無可挑剔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宛若經歷一場繁花的盛宴，之後便是花凋謝，人消散，曲終了。

妻子的離去如花兒凋謝，痛惜得我的

心冷了半截，儼然繁華過後，陌不相知的長笛，吹出一種浸骨的寒冷。彷彿陽臺上的花卉也在哀痛愛它之人的遠逝，它們無精打採的憔悴着，默不作聲地含着淚，似乎衰老的臉上刻着痛苦的皺紋。人原本是女媧的造物，來自泥土，再歸于泥土，所謂人生，不過是一種注定的過程，或長或短。只是她的生命過程略嫌短了些，好日子的滋味，都還沒有嘗夠，上帝就宣告席終人散，未免也太殘

忍了些。

雨依舊繽紛，桐花依舊零落。讀着這樣的季象，很容易想起劉希夷的詩句：“今年花落顏色改，明年花開復誰在。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”。人生苦短，得妻以為知己，忽又失去，這樣的無常使我明顯地憔悴了。人變得心灰意冷，悶悶不樂，一天到晚像失魂落魄似的，連一年一度的桐花詩會，也沒有激情鑒賞了。

桐花幾度，流年似水。在又一個春天到來的時候，一個相識未相知的女子走進了我的生活。有人料理，有人關照，有人嘘寒問暖，死水一潭的生活漾起了微瀾。物換星移，荒涼冷寂的日子，也漸漸恢復了笑語。憔悴的心，經了親情雨露的滋潤，又一次呈現出生機活力。文友來邀去賞桐花，一把傘就把心情擰走了。山坡上還是繁花如錦，雨落無聲。看客們紛紛攘攘的，去而復來。雨里賞花，與那陽光下的現象更為特別。此時，它們彷彿不是一株一株桐花，而是一個個美麗的精靈。輕風吹過，霧色薄掩，它們便輕盈地舞蹈起來。它的香氣也不尋常，濃烈得叫人微醺，你仔細的嗅，入你鼻孔都是一份涼涼的幽香。也因了它的繁華的芬芳，它成了詩詞的佳題，畫中的尤物。

愛美是人的本性，桐花一定知道我的心事，一定用了它的語言向我詢問，向我祝福，向我講述它們的故事，只是我沒有通曉物語。好在我們心有靈犀一點，一切盡在不言。雨落無聲，放棄種種煩惱的人和物，會生活得更真實、更自由、更健壯。對於桐花，因了喜歡它花開的視象，在它身上，我是賦予了幾篇文字的。

（作者：貴州省榕江 陳紹新）



角，畫了一只很醜的小狗，胡亂交差了事。

美術編輯仔細地審閱過作品後，嚴肅地訓斥法沃爾斯基：“你怎么能把這只醜陋的小狗畫進插圖？必須把這不倫不類的傢伙給去掉！”修改之後，編輯便通過了作品。原來還在忐忑的法沃爾斯基恍然大悟，原來“總是修改”只是這位編輯的習慣而已。

此後，法沃爾斯基每次交稿，都會在作品的一角添上一只小狗，而美術編輯也總是跟狗過不去，責令他把狗刪掉。偶爾，法沃爾斯基偶爾也裝出十分在意那只小狗，找出各種理由想保留它，直到爭論到了白熱化，他這才主動作出讓步，把這只小狗作為“最大的犧牲”刪除掉。就這樣，他以一只小狗作誘餌，既保住了創作的初衷，又給編輯留了情面。久而久之，編輯也意識到自己的問題，再不過分主觀地苛求作者。

法沃爾斯基晚年提及此，曾意味深長地說：當爭論出現時，並不一定要取得壓倒性的勝利。如果能巧妙地運用智慧，稍稍“後退”一步，就能在給對方一個台阶的同時，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。

張小平

（原刊於《美術》2008年第1期）

（編輯：王曉輝）

（美術編輯：王曉輝）

（美術編輯：王曉輝）